



十月人民公社史

《十月人民公社史》編写組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十月人民公社史

《十月人民公社史》編写組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公社史，共包括二十四篇文章，用特写的形式，记叙了我省浠水县十月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在旧中国的苦难史，解放后的翻身史——特别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历程。在走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十月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群众始终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他们利用集体力量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种田，使农业生产连年丰收，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成为我省农业战线上的先进集体。

本书有许多真实感人的故事，生活气息较浓。

十月人民公社史 十月人民公社史编写组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插页 168,000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统一书号：10106·801 定价：0.48元

开 篇

湖北省浠水县十月人民公社，位于长江北岸，全公社二十二个大队，方圆五十多里，耕地面积六万一千七百多亩，其中水田五万二千三百多亩。

雨后初晴，登上白石山顶，放眼望去，只见连绵起伏的山峦，金波荡漾的稻海，湖、塘、港、堰星罗棋布，蜿蜒其间的是—条长达数百里的浠水河。两岸的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里出产稻谷、小麦、棉花、油菜、甘蔗、豆类；还盛产鲜鱼、莲藕；白石山里，蕴藏有铁、铜、石棉、云母等矿。

通往公社的大道上的两旁，展现眼前的是一丘接一丘、一畈连一畈的稳产高产农田；一条条的机耕路，一排排的落羽松，—道道的清水渠，纵横交错，把大片大片的农田和红砖红瓦的村庄划得象棋盘—样，—个格子又—个格子，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儿！

可是，这样—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在解放前却民不聊生。这里—山—水，都被地主霸占着。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广大的贫苦农民，饥寒交迫，卖儿卖女，流浪乞讨。加之泛滥成灾的浠水河，每年三四月，山洪暴发，两岸—片汪洋，人们携儿带女，离乡背井。当时，这里流传着—首歌谣：

家住滹河真遭殃，
户户留担破箩筐，
年年岁岁河水涨，
逃荒讨饭卖儿郎。

解放后，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斗地主、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二年春天，饶兴礼同志带头组织十二户农民，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农业社——饶兴礼合作社。春耕过后，饶兴礼参加了中国农民访苏代表团。一九五五年转高级社时，为纪念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节，将社名正式定为十月高级农业社。一九五八年和其它一些农业社一起组成人民公社时，就叫十月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又曾把十月人民公社改为十月区。一九七五年撤区并社，又将十月区改为十月人民公社。

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日益显示出来，广大翻身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铁了心，越干越起劲。十月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农业八字宪法，不断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大搞科学种田，生产指标不断上升。仅水稻一项农作物，一九五九年的平均亩产由一九五六年的八百八十四斤提高到一千一百多斤，为解放前的三倍。公社化后，特别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以后，十月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更是不断提高，集体积累不断增加，社员生活不断改善。由于进一步改革了耕作制度，一季改两季，两季改三季。现在，粮食平均亩产一千五百多斤，除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外，

还储备五百九十四万七千斤。工农业总收入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元，集体积累一百二十九万八千八百九十元。解放前，这里的农民根本没见过机器是什么样儿。现在，全公社拥有汽车十六辆，动力机九百九十三台，一万五千五百四十二匹马力，耕作、插秧、收割等各种机械一千零九十六台。抽水、加工、脱粒、运输样样有机械，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在电气化方面，全公社有变压器一百部，九千一百八十瓩，二十二个大队和社属单位实现照明、加工、抽水、脱粒等农副业生产也用上了电。

但是，十月人民并没有沉醉在所取得的这一点成绩上，他们知道，要更有效地发挥机械的作用，要多打粮食，要早涝保收，就必须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成立初级社后，修建了一个小水库，实现了公社化，对“脚盆底”和“瓮坛冲”进行了改造。一九六四年后，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大寨为榜样，学大寨人，立大寨志，走大寨路，以气吞山河的英勇气概，向大自然猛烈开战。近几年来，他们乘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强劲东风，全民齐动员，大战落后畈，平整了“八一大畈”和“麻桥大畈”，还治理了三十多个中、小畈。如今，田成方，树成行，港成线，弯弯曲曲的白莲河东西十渠，犹如长藤结瓜，把全公社的库、塘、湖、堰都串连起来，组成一个自流灌溉网，公社还修建了十几个电力排灌站，这样一来，使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早涝保收。

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福利事业，也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了。全公社有二十三个广播站，四个电影放映队，高、初中学校十二所，小学二十三所，卫生院、所七

个，每个大队都有卫生室。

从上面这些数字里就可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月人民公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这些数字里，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请读一读这本公社史吧！看一看英雄的十月人民是怎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目 录

开篇.....	(1)
姚家发的苦难家史.....	(1)
一个长工的遭遇.....	(13)
地主是吃人的魔鬼.....	(22)
壮丁的血泪.....	(37)
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	(47)
斗倒了地主恶霸.....	(71)
翻身农民的喜事.....	(94)
全省第一社.....	(106)
夺丰收.....	(121)
争入社.....	(129)
妇女顶了半边天.....	(138)
战胜天灾.....	(149)
惩办漏划富农.....	(156)
劳动定额这个办法好.....	(168)
再次经风雨.....	(173)

转高级社	(186)
二季稻试验成功了	(190)
人民公社好	(201)
公社自有回天力	(204)
土桥畈变了	(214)
月亮捞起来了	(221)
饶兴礼的试验田	(233)
“红星”赶“十月”	(242)

姚高发的苦难家史

姚家湾有个老贫农叫姚高发，祖辈几代靠种佃田、卖工为生，家里连一块插冲担的土地也没有。湾里人说：“姚家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是穷到了底的光棍子。”他的祖父，是因为灾年交不起地主的租，被捉去坐牢折磨死的；他的叔父，是因为到白石山去卖工捶石头砸死的；他的父亲，种了徐家祠堂八石佃田，因为交不起租，在一九二二年二月急的得病死了，母亲也在同年八月病死了。这时，家里只剩下了高发和没有圆房的媳妇，继续靠种徐家祠堂的八石佃田过生活。

父亲死的那年，高发已二十六岁了。他那还没圆房的媳妇，是从小由别人家里抱来的，也有二十多岁了。因为家里经常三天不见火，五天不冒烟，两口子一直还没有成亲。穷乡邻们看到他俩都已成人，到了一九二二年，便热情地给他们借床借衣服，这样勉强凑合着，他俩才算完了婚。

婚后一年，生了个男孩子，因为没养活，便抱了个名叫凤钗的望郎姑。后来，又接连生了几个男孩子，家里的人口逐渐增多，每年打下的粮食，有一大半得交给徐家祠堂的经管徐臭虱，自己落下的粮食，供不上一家人吃两个月。碰上了灾荒年成，打下的粮食用去缴租还不够。因为交不起租，再加上历年的积欠，不几年，就欠下了徐祠经管徐臭虱八石

谷的租。由于本上翻利，利上翻利息，结果，欠租就象一座大山，压在姚高发一家人的头上，徐臭虱经常派人来追逼。

那年春上，徐臭虱亲自上门逼租来了。这天，姚高发正在犁田，徐臭虱便赶到田边来了，他指着站在田里的高发问道：“你欠的租拖了这么久，到底还不还？”高发说：“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春头上，我们一家人连嘴都顾不上，哪能顾得上还租？等下年再想法子还吧！”

“怎么，等下年？你还想拖，那不行！”徐臭虱说着，向田边走近了一步。

“不行那我也没法，难道还要我变六畜还你？”

徐臭虱一听，气得挥动手里的文明棍对高发吼道：“么样叫变六畜？上来，上来，你跟我把话说清楚！”

高发被他闹得犁不成田，心里早火了，说：“上来又么样，未必你能吃得了人？真是，欠了人家的阎王债，就得挨小鬼的逼！我已对你说过了，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春头上，要谷没得，要钱没得，要人嘛，倒有一个，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徐臭虱被高发的这几句话一冲，又蹦又跳，恨不得要冲下田去把高发狠狠打一顿，可是田里都是刚犁出来的烂泥巴，哪能冲得下去！他无可奈何，只得说：“好呀，你惹赖债！我找不着你欠债的，去找做保的，老子非要你把债还清不可！”

原来，姚高发欠的八石租，除了按期付息，徐臭虱还硬逼着要他找个保人。高发家里一贫如洗，哪个肯做保呢？被逼得没法，只好请他的舅爷陈扬清来作了个保。现在，徐臭

虱没有要到租，反被姚高发顶撞了几句，便气冲冲地跑去把保人陈扬清逼了个团团转。陈扬清跑来对高发说：“这班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将来总有一天能跟他们算总账的！但眼下还是这班财主和恶狗们的世界，有么法呢？我做舅爷的晓得你的难处，我又无能为力，可是这回不还他一点，看来是下不了地了，你看能不能打些麦子先还他一部分欠租吧？”

提起麦子，那是高发一家人在这春荒期间靠着活命的一点粮食，可是高发现在看到舅爷被夹在中间为难，只好狠着心把刚割下来的麦堆子摊开打了，一共打出了一石二斗小麦，全部挑去还徐臭虱的债。

家里人眼看着这点救命的麦子，硬要被财主夺走，全都哭开了。当高发挑起麦子准备走的时候，孩子们扑了上去，一把揪住箩筐哭着说：“爸……爸……要吃白粑……”高发看到这个情景，眼泪眼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落了下来，心里真比刀绞还难受。他想起种徐家的这点佃田，成年累月在田里泡，泥里滚，别人收工日落土，他们收工月上山，累死累活，到头来，打下的粮食，却被地主夺走了。现在，刚收了一点麦子，原以为可以用来度一度春荒，那晓得一家大小连麦粉粑的味也还没闻到，又被这帮强盗逼走了，这是什么世道？可是眼下刀把子还捏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富人的手里，连个说理的地方也没有，这麦子不给徐臭虱送去能行吗？于是他流着泪对孩子说：“伢们，这都是财主逼的呀，我们家里连浆粑都没得吃的，哪能吃白粑啊！”说着他横了横心，要孩子们松手，挑着麦子走了。

由于徐臭虱逼租逼债，这一年，高发一家人，是靠着高

发自己出去卖短工，靠着她老婆领着孩子们到外面去讨饭，才勉强熬过来了的。到了过年的时候，地主的家里都在忙着办年货，做年粿，高发家里呢，连下锅的米也没得。腊月三十晚上，地主家里张灯结彩，灯烛辉煌，忙着过年，高发家里却只能烧起一堆茅草火取暖，满屋青烟。

大年初一这天，地主家里宾朋满座，花天酒地，热闹非凡，而高发一家人，这时却正在围着空锅冷灶流眼泪。高发的孩子饿不过，想跑到人家的厩里去扯点油菜苔来充饥，高发说：“伢们，这种事干不得，我们虽然穷，但要作正派人，穷不能跌志啊！”过了大年初一，当地主和有钱的人穿得漂漂亮亮，忙着去走亲访友的时候，高发一家人为了活命，却光着脚丫，穿着破衣，又到外面讨饭去了。

因为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向地主交租交利息，还是供不上一家人吃两个月，所以欠徐臭虱的租，一直没还清，直压得姚高发一家人喘不过气来。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沉重的佃租的折磨，使得高发的眼睛慢慢得上了眼疾，因为没有钱治，只好拖着，拖到一九四一年，他的两只眼睛几乎快要瞎了。由于眼睛不好，干活不灵便，庄稼种的稀稀拉拉。这时，他家里已经有了六、七口人，生活更苦了。为了减轻一点家里的负担，不得不把还只有九岁的大儿子加田，送到一个姓南的木匠那里去当徒弟，把八岁的二儿子加强，送到一家地主那里去放牛。

到了一九四二年，谷价涨了，徐臭虱看到把欠租折成现款更为有利，便硬逼着高发折成了四十二块大洋。俗话说：“儿上三个难养，债上十块难驮”，徐臭虱是个又恶又狠的

家伙，债越逼越紧了，硬把个高发逼得没法脱身，可是这时的高发已是“鱼死塘干”，哪能有钱来还债？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可想，便只得下了个狠心，把本来想留给大儿子做媳妇的望郎姑凤钗，许配到细冲湾的张普新家里去做媳妇。当高发把这个想法告诉凤钗的时候，凤钗哭着说：“爸爸，我是在生下只三天就到家里来了的人，我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一家人，就是再穷再苦，也要在一起！”高发也流着泪说：“好孩子，你跟我的亲生骨肉一样，要不是财主逼，做父母的哪能舍得你走啊！现在我们一家人，已被财主榨干了，我不忍心让你跟着受罪，我想你到了张家，总比在家里好些的！”就这样，凤钗哭哭啼啼地被送到了张普新的家里。

高发送走了凤钗，得了二十四块大洋的礼金，除留下四块钱给家里买了点米活命，另外那二十块大洋，全都还了徐臭虱的债。可徐臭虱还是紧紧追逼说：“不行，要一次还清，不然，那田你就不用种了！”

徐臭虱现在使出了最后的手段，想要夺佃了！在旧社会，田，这是广大贫苦农民，也是高发一家人靠着活命的根本，高发佃种徐家祠堂这八石田，虽说要受种种的盘剥，但有点田种，总比没有田种要略强一点，要是真的被他夺了佃，一家人的生活就会更加没得着落。在徐臭虱的威逼下，为了保住佃田，高发只得去请叔伯姐丈石瑞友帮忙想办法，找门路，东拉西扯地凑了一笔款子，才把徐臭虱这四十二块大洋的阎王债全部还清了。

这笔债，是用扯公脚盖婆脚的办来还的，因此，旧债虽然还了，又背上了新债，新债同样要付利息，再加上八石

佃田的租课，不管干旱水涝，有收无收，颗粒不能少交，姚高发家里，还是没得松活日子过。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尽管高发的眼睛已被折磨得快要看不见了，也还是得舍命干。家里没吃的，他就叫三儿加原，天天牵着他摸到山上去割茅草，然后挑到城里去卖，换回升把两升米熬粥喝。碰上雨天，不能割草，高发就改贩松柴挑到城里去卖，挣个角把两角钱买米，免得一家人挨饿。

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豺狼当道，不管是农村也好，城市也好，穷人都免不了要受欺压和剥削。在农村，高发被地主压榨、剥削得喘不过气来。现在，贩点松柴到城里去卖，又遭到了国民党匪军的掠夺。

那是一个狂风大作，乌云翻滚、雨哗啦哗啦下个不停的日子。这天，高发的老婆和孩子不能出去讨饭了，家里又没得米下锅，孩子们饿的直哭，面对着这种情景，高发心里多难过啊！本来，象这样的天气，只要家里稍微有点办法的人，都不会出门了，可是高发为了能挣点钱买米回来给一家人熬粥喝，还是得贩上一担松柴挑到城里去卖。

高发挑着柴担上路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风呼啸哗啦地刮的更紧了，狂风绞着暴雨，不住地扑打着高发的脸膛。天地间好象罩上了一层纱幕，迷迷蒙蒙。高发挑着柴担，顶着风雨，深一脚浅一脚朝着城里的方向艰难地走去。他想，只要能把这担柴卖掉，给一家人挣上一口稀粥喝，哪怕风雨再大，他也能顶住！

走完了八九华里的泥泞小道，高发好不容易把这担柴挑到了泔水城里。这时，雨慢慢小了，街上一片死静，看不到什

么行人，这样的落雨天，谁还愿意上街呢？但要是碰不上买柴的人，柴卖不出去，挣不到钱买米，一家人怎么办啊？孩子们正在盼望着他捎米回去呢。他一面想，一面挑着柴担继续往前走。为了使别人知道他的柴是挑来卖的，他还边走边喊：“卖柴啊……卖柴啊……”

就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来了两个国民党匪军，拦住了高发的去路：“喂，你这担柴是卖的吧，嗯？”高发一看是国民党匪军，知道不会有好事，便想设法脱身。他说：“不，我这柴不是卖的，是挑去送亲戚的！”说罢便要走，匪军一把拖住高发的柴担：“什么！不是卖的？刚才我们还听见你叫卖柴，怎么不卖了？走，这担柴我们买了。”说着，便硬要高发挑着柴担跟他们走。

高发挑着柴来到了国民党匪军的一个营房里。他卸完了柴，回过头来向这两个家伙要钱时，这两个匪军竟然不见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另外一个匪军，这个匪军对高发喝道：“哈，你是干什么的？好大的胆子，竟敢随随便便闯到我们营房里来了！”高发说：“又不是我自己来的，是你们的两个弟兄要我挑柴来的嘛，他们买了我的柴还没给钱就跑了，这象什么话？”高发的话刚落音，那匪军对着他就是一巴掌，骂道：“他妈的，谁买你的柴来了？这柴是我们昨天买的，怎么敢说是你的？快给我滚！”匪军不由分说，连推带拖，硬把高发轰了出来。

高发冒着狂风暴雨挑来卖的这担柴，就这样被国民党匪军平白无故地抢跑了。高发一家人，对这担柴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啊？都在盼着高发卖完柴捎米回去呢。可是现在不仅不

能靠这担柴挣钱买米了，而且连仅有的一担柴的老本，也被国民党匪军吞没了。高发看到匪徒们这样凶恶，气得要冲进去跟匪军拚命，匪军卫兵立即端起枪对着他说：“你是不想活了，就冲进来好了！”高发狠命把脚一跺骂道：“你们这帮强盗，土匪！老子看你们还能横行到几时！”

高发空着一双手回到家里，把卖柴的遭遇一说，全家人都哭了起来，高发的老婆抹着眼泪说：“富人逼，匪兵抢，叫我们穷人么样活啊！”高发说：“只有等红军回来了，才会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想起一九三一年红军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对我们穷人多好啊！听说现在红军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我们的苦日子终有一天会穿头的！”

姚高发没有本钱，柴卖不成了，每年交过了徐臭虱的租，没得吃的，一家人就靠挖野菜，刨草根树皮充饥，只要是能吃的，他们都吃过了。就是这样苦撑苦熬，好容易熬到了一九四七年，新的灾难又临头了！

原来，高发的大儿子加田这时已满十八岁，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搜罗炮灰，要抽加田的壮丁，好心的南木匠看到高发急得没办法，便帮他出了个躲壮丁的主意，说是在他的那个湾里有个姓鲁的，没得儿子，愿意把加田招去做个上门女婿。在旧社会，给人家做上门女婿，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做儿子。本来，高发看到加田已经长大，以为有点望头了，现在要送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这怎么舍得啊？但舍不得又怎么办呢？要是让加田给国民党反动派抽跑了，那是把孩子往死路上推呀！为了能够换一个地方躲一躲壮丁，不让孩子去替反动统治阶级卖命，夫妇俩经过商量，只好把加田送到鲁家